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216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一位母亲的坚守

4月22日,驱车从高邮城去周山镇,一路上,开着车窗,绿肥红瘦,春风骀荡。

仅仅四十分钟,就到了周山镇长宁村。长宁村处在周山镇东侧,是周山镇的第一大村,由原先的六个村组合而成。刘汉龙所在的东风村成了长宁村东风组。

刘汉龙是重庆大学党委委员、常务副校长,是去年底新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是高邮走出去的第六位两院院士,也是在高邮市周山镇接受小学中学教育而成长起来的第一位院士。

谈到刘汉龙,村民们很自豪,很兴奋,谈兴很浓。刘汉龙离开家乡已经四十余年,但乡亲们记着他与家乡的点点滴滴。说他低调,现在是大科学家,每次回来还是轻车简从,与村民们相遇相见,都是客客气气,满脸微笑。说他上大学的时候,父亲已经生病卧床不起,家中是母亲带着两个妹妹春耕秋种,家庭经济窘迫,刘汉龙如何勤工俭学,完成学业。说他热心村里公益事业,几次慷慨解囊,帮助村里造路、购置现代办公用品。对村里孩子学习方面的事,更是倾心倾力,有求必应,毫不厌烦。

这些当然也是我需要的。但我更想知道,更要寻找刘汉龙成长的家庭因素。

村民们回答得非常好。他们说,刘汉龙能有今天,与他的天赋,与他的勤奋努力,是分不开的,良好的家风对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村民们回忆,刘汉龙父亲在大集体时做过生产队长,那时队长的标签就是能吃苦、会办事、不怕得罪人。队长夫人也必须吃别人不能吃的苦,干别人干不了的活,肚量还要大。刘汉龙母亲从不与人作怨,默默地在自己的角色里生活。刘汉龙父亲生病后,母亲要干活,还要筹钱给丈夫看病,一治就是八年,那份苦不是一般人能吃的。现在日子好了,已经八十四岁的母亲,依然劳作于田间地头。

有一位村民特意声音大大地说,汉龙曾经把母亲接到重庆生活了五年多,可是,母亲还是执意要回到乡下,说在城里不习惯。真让人想不通。

我暗想,这有什么想不通的。故土难离呀,或许也不愿意过多麻烦子女。这正是深藏于中国农民内心的文化心理。

我表示要去看看刘汉龙母亲。镇村干部陪同我前往。

村部离刘汉龙家大约两公里,我们选择步行。

乡村的交通条件大为改善了,一路都是硬

质路面。菜花谢了,长出菜荚,麦子抽穗,如绿色地毯,平铺到远方。我想起晏殊的一句诗“无可奈何花落去”,轻吟而好笑。这纯粹是文人的无病呻吟,春去夏来,乃自然规律,何以伤之?花落而结果也是情理之中的,又何必“无可奈何”?农人们种植油菜可不是为了看菜花的,他们是为了收获菜籽。对于多数植物,苗而不秀,秀而不实,才是悲伤的事。

风轻轻的,暖暖的,没走多远,浑身冒汗,浑身也无比通透轻快。

刘汉龙的家立在一小河的北岸,是一幢两层楼房,有一个不小的院落。院子里很整洁。

村干部将刘汉龙母亲介绍给我。我不敢相信,面前的这位女性已经八十四岁。个子不高,腰板挺直。衣服平常,但干净熨帖。脸上皱纹很深,但一脸祥和,像邻家大姐婶婶一样。

我们攀谈起来。老人思路清晰,语言表达流畅,敬意油然而起。交谈过程中,老人反复强调,汉龙学得很苦,家里没有钱支持他,他就在学校里找事做养活自己。特别是他父亲去世之后,三个孩子都没有成家,我给了汉龙经济上的帮助,但也不要他给家里钱,我与两个女儿咬紧牙关,没日没夜地干活,日子一天天地过来了。

老人不紧不慢地说着。我听了,心里难受,但老人非常坚强,几度哽咽,始终没有流泪。

我不忍心再捅老人的痛处,草草地转移话题。我说,现在的日子好吧?

现在好了,第三代都已经工作了。老人幸福地说着,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听说,您在城里有房子,为什么不到城里享享清福,您还把种的菜拿到集镇上卖?

老人笑嘻嘻地回答:唉,就这个劳碌命,一天不动,就不好过。再说了,汉龙不常回来,这个门面还要撑起来,亲戚家有事,还要去应付,怕人家说,儿子有出息了,跑了。

我们在场的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有人从旁说,老人不识字,但识时明理。

简洁质朴的话语里,隐藏着太多的信息,农民的勤劳朴实,农村的人情世故,以及老人的为人处世,尽在其中。

我怕累了老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看着老人矮小而结实的背影,我懂得了一个人的成长与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由得得出一个结论,刘汉龙院士成长为卓越的科学家和名校管理者是必然的,他身后站着一位始终坚守的伟大母亲。

天上写诗/在草地上祈祷/祈祷这一天以外的所有日子/都能想到这一天的美好……”扬州作家陈跃在诗里写道。

这就是隐逸于扬州西郊丘陵深处的润德菲尔庄园,“写满诗歌的大地”即来自于此。园子里还有大诗人李白的塑像。“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扬州欠李白一个塑像。”说这话的是这座庄园的女主人。10多年前,她去英国乡村考察,回国后就毅然卖掉自己一手创办的工厂,在这里开创了一座农庄。庄园不但为李白留下一块空地,每年还都会举办“写满诗歌的大地”诗歌节,让人们在乡野当中感受月朗星稀、鸟语花香和书香萦绕。

诗意是从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在最初的三年时间,庄园全力对这块土壤进行改良和涵养,泥土经过深翻,填入1米以上的细沙,浅表层再种上黄豆,经过缓慢的驯化,所有生态得到改善,才开始种植粮食、水果,且不施化肥农药。果子成熟了,口感跟外面的大不相同,自然供不应求,但主人总会交代工人们,不要把果子全都摘了,要留一部分给鸟儿吃;一只待宰的鸭,从厨房逃出后,就在庄园里的池塘安顿了下来;板栗丰收时,一只流浪狗闯入庄园,主人将它留了下来,称它为“小板栗”,它的身影已成为庄园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人的身体总是极度需要得到尊重和满足。差不多也是在十多年前,我入住京城脚下的一座庄园,它同样出自一位女性之手,同样极具现代与乡野风味。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们喝着新挤出的牛奶和原装红酒,或坐在沙发上看书,或到泳池里游个泳,或去果园里摘个果子,而晚上,我们隔着天窗数星星,玩着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牛羊在膝间缠绕,飞鸟在头顶停驻,热气腾腾的生活中,我们的话题却是形而上的。这大概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向往。

班主任的「螃蟹爬」

前两天朋友转给我一则短视频,让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一位人到中年,头发稀疏的老师准备去检查自己所带的班级,又担心学生会透过窗户看到自己,所以用“螃蟹爬”的走路姿势从窗沿下挪到门前,来一个突击检查。视频底下有很多网友评论说:“曾经班主任也是风度翩翩美少年,现如今为学生熬秃了头。”

看到视频里老师奇怪的走路姿势和推开教室大门学生一脸错愕的表情,我不禁想起了我的初中班主任张晓红。那时我正值青春期,总有些调皮捣蛋,经常带着一帮同学们抄作业,周末一起出去当“街溜子”,在老师眼里,我就是个成绩还说得过去的刺头,整天在班级里搞小团体。

教我们英语的老师是一个从师范学院刚毕业的小姑娘,脾气很好,有些管不住人,我就总是和班里的几位同学捉弄她,模仿她说话。班主任张老师听说后并没有第一时间找到我,而是选择每堂课坐在教室后面陪她上课,给我们起威慑作用。

现在想来也是有趣,儿时的我正逢转学,老家的学制是五四制,而上初中的城市是六三制,托政策的福,我又早上了一年学。老家的英语教学水平一般,我是三年级才接触到英语,到了初中起初还可以,后面就几乎跟不上了。所以我把不喜欢学英语的情绪,转移到了张晓红老师身上。

起初总觉得班主任是针对我,但是不得不说,她坐在教室后面这段时间,我的英语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初中生涯转瞬即逝,在我参加教师招聘考试的时候,恰巧是在初中母校碰到了张晓红老师,此时的她鬓角已经斑白,她还教了我许多讲课的技巧,让我能够在面试时脱颖而出。

鉴于任教职业院校以及任教的科目,我没有做班主任的机会。我总觉得班主任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学生又敬又怕。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学生偷偷拿着手机在看小说,这情景多像当年的我在抽屉洞里躲着看小说!我站在她身后,仿佛身影能够和张晓红老师重合。

时间一晃而过,我们从稚嫩变得逐渐成熟,但学生时代的一切深深烙印在心底。老师们的无私奉献和创新教学方法,不仅让我们学会了知识,更让我们拥有了面对挑战的勇气。正是这份独特的关怀和智慧,如同明灯般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成长的旅途中更加坚定和自信。

□ 山东青岛 高小涵

杞人忧「机」

医院输液大厅,偌大一间。透过落地玻璃门,我一看,吓一跳,里面黑压压全是人。护士服务台只占西北一角,其余沿墙一圈全摆绿色输液座椅,大厅中央背对靠背,摆几排钢座椅,共有近百张,只留人插脚的空隙。

因感冒,今天我也来挂水。我记得,小时候挂盐水,病人都是躺在床上印有红十字的白床单上,医生还反复叮嘱,要闭目养神。

脚下,省事多了。输液椅两个一组,中间插一根输液杆,仿佛在头顶上竖根高高的电杆。杆尖有个T形小辫儿,一瓶瓶输液吊在上面。一眼望去,仿佛一串风铃。一根根细白输液管,从病人头顶上垂下,针头插入手背上,病人都端着挂水。

都是挂水,男女老少,各人病因不同,药有各异。有消炎的,有退热的,有止咳的,有提神的,正常得很。

反常的是,所有挂水的,陪护的,大的,小的,男的,女的,人手一个手机,在那刷刷刷。输液大厅,一如手机聚会厅。

一个年纪大的,估摸有七八十岁了。又咳又喘,老眼昏花。手机都快凑到鼻尖了,他在吃力地玩手机。

瞧这一对,特恩爱亲昵的样子,肯定是情侣。都在挂水,开始二人全挂的左手,腾出右手轻车熟路玩手机,不时笑出声来,没少吃护士菜瓜(批评)。女的手闲不住,老动来动去,只顾玩手机,挂水的针头离了血管,手肿得像馒头,疼了才知道。护士只好改挂右手,这下,手机不方便玩了,该歇歇了吧!可这女的将手机摆在大腿上,左手蹩脚地划来划去,一副吃劲的样子,仍旧继续玩手机,片刻不消停。

突然,一阵号啕大哭惊动整个大厅。原来是有个母亲带着个三四岁的女孩来挂水,手机已玩近一个小时了,她母亲叫她让眼睛歇会。你看那近视眼镜片跟墨水瓶底似的,眼睛的确经不起再折腾。女孩不理不睬,母亲一气,强行抢过手机。这下,小孩不依,又哭又闹,还用拳头捶她妈妈。护士长跑过来,吓她:“再哭,马上用大针戳出血。”可小女孩哭得更稀里哗啦。“护士长苦笑:“失灵了,一般这招小孩全吓住了。”其他病人嫌烦,这母亲左哄右哄没用,只好妥协,手机一给,小孩立马破涕为笑。这药神奇不?

这一幕,如果偶见,还好。问题是,公开场所,随处可见。

凡事,适可而止。手机啊,手机,想说爱你不容易。这种全民疯狂贪玩手机的习惯,显然成了一种病。很多人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睡前最后一件事,也是玩手机。手机,已经成了很多人须臾离不开的命疙瘩。

不可否认,游戏、娱乐、社交、工作,手机是个好东西,方便快捷。但整天沉湎于手机,像鸦片一样上瘾,手机控,不仅玩物丧志,而且带来的干眼症、手机肌、精神障碍等众多身心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作家陆文夫在《被女性化的苏州人》一书中说,“世间事总是有长有短,有利有弊。”此言可谓是一语中的。

古有杞人忧天,沦为笑柄。今人忧“机”,却并非多余。手机瘾,该戒戒啦!

□ 建湖 陈文祥

贴着大地飞行

五月开启,整个城市又喧腾了起来,阳光下挤挤挨挨的都是人。于是,寻一个刚刚好的天气,跟着几个朋友去了一江之隔的仪征。

只有进行实地的行走,才会知道,新闻中屡屡提及的“宁镇扬一体化”是怎么回事;只有到了仪征,你才会切身感受到,这座滨江小城离南京是如此之近,渊源又如此之深。正如当地著名文化学者汪向荣在《隔江南山任凭借》中写道:“昆仑山东延的余脉由安徽进入江苏,就分为两支,高大、雄强的一支往江南去,绵延不绝于尧化门、高资、下蜀一带,低矮、圆润的另一支蜀岗朝江北走,时隐时现在六合、仪征之间,这样仪征面对金陵,就有了隔江的凝视,山水的脉络连理。”

自然地理上的毗邻和历史人文中的连襟,让南京和仪征的互动成为切实之需。一路看到,龙潭长江大桥正在如火如荼建设当中,建成通车后,从龙潭到仪征只要5分钟。当然,生活也许不需要那么快,不管是鸡犬相闻,还是隔江凝视,我们总需要贴着地面,从现实的层面去剥离出一些东西来。

朋友带着我们从高速公路拐进一条小道。这是苏北大地上难得一见的景象:地势绵延起伏,树木高耸林立,光影穿梭于其中,地平线不断向远处伸展……这时,有人惊呼起来,在一片开阔低矮的缓坡上,“写满诗歌的大地”这几个字显得安静而神秘,就像一首在不经意间写在蓝天白云下的咏叹调。四周密林环绕,正是鲜花开满大地的时节,但天地之间,我只看到麦浪翻滚,汹涌而至的绿色,让人几至眩晕起来。

穿过一条狭长的步道,紫藤花缠绕于两边的行道树上,树上挂着小小的标牌,凑近一看,上面印刻着一首首诗,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还有当代诗友的诗,间杂其中,与古人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呼应。“一年中我必须回家一天/在园子里种些春草/累了,躺下/在蓝

□ 高邮 姚正安

□ 南京 王峰